

散文類決審會議記錄

時間：2006 年 10 月 28 日（日）下午 1 點

地點：國家台灣文學館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黃志韜主任秘書

主席：吳晟先生

評審委員：吳晟先生、林黛嫻女士、周芬伶女士、陳列先生、廖玉蕙女士（以下敬稱略）

記錄：林佩蓉助理研究員

攝影：林民昌助理研究員

主任秘書：今天非常謝謝各位委員在百忙之中抽空出席「2006 台灣文學獎」散文類決審會議。今年共收到 216 件作品，複審經過**利格拉樂·阿女烏、吳明益、柯裕棻、蔡逸君、鍾怡雯**五位委員評選後選出 21 件進入決審。今天要請各位委員選出前三名，獎項可從缺或增加，由委員決議執行之。

【林黛嫻、周芬伶、陳列、廖玉蕙，公推吳晟擔任主席】

吳晟：首次要謝謝主辦單位，讓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好作品。評審們剛剛都有個共識，認為好作品很多，我個人也是這樣覺得，很感動，目前是入選三篇，但是有彈性的，我們到時再來討論。先各自選出理想中的 5 篇。

【第一次投票結果】

一票的一篇：〈鏡視〉、〈流浪者之歌〉

二票的一篇：〈耳朵不見了〉、〈Orz〉

三票的一篇：〈早點〉、〈口音〉

四票的一篇：〈升記號〉、〈猴子〉

五票的一篇：〈中指〉

吳晟：先從一票的開始

〈鏡視〉

周芬伶：它有很不錯的地方，這一次蠻多是在寫觀覺的，像視覺、味覺，還有寫四肢的。這一篇是寫視覺的，工很細，尤其是人物的對應關係，父女之間感情的表達，從戴眼鏡中去貫穿，後面有個新的視野，豁然開朗的感覺。就散文來講，蠻耐讀的，今天又讀了一遍，還是覺得不錯。

吳晟：這篇我不是不支持，而是好的太多，相較之下只好割愛。

〈流浪者之歌〉

吳晟：這一票我投的。用流浪者之歌，與流浪教師的身份合在一起，不是直接用流浪教師的身份，而是用「流浪」，所以一開始還以為是在寫流浪，讀下去才知道是流浪教師。這題材在其他文學獎中也看過類似，是這幾年台灣社會的特殊產物，可是這一篇寫得非常細膩而且緊扣心情的起落，描述的很令人深刻，對於這樣的制度與現象，會讓人覺得很值得思考。用一個航空公司的場景。飛機場，一路對比到應徵、試教的過程，還有心境及轉折，用「悉達多」對生命的思考來對應自己的命運，被綁住的解脫，像是悟道般的轉折，不斷的套進場景與試教教室，「悉達多」這樣的精神面或是哲理，用來開導不要太執著，能從緊張的心靈中擺脫出來，對我們當過老師的很能體會，很難得的。這是我所看過相關題材最好的一篇。

廖玉蕙：我的學生都是在各處流浪，我也覺得這篇寫得不錯，當初有要圈選，但再仔細看過就移掉了，有些句子是讓我覺得它對這事情到底重不重視，不在乎？第二頁：「陪考隊伍中摻雜了幾撮突兀斑駁銀白，……我想起總起在家中踱步沉思……」第三頁：「我的莫名倔強終究無法紓解父親的堅固認知」，我覺得這邊用「舒解」是不通的，另外在「戴取令他們備感欣慰的金色光環」以及第五頁：「如同支流匯入大海般的宿命絕對」，這些句子常常讓我困惑，其他其實是蠻好的，如家長心疼與焦慮的心情描寫等，但在這麼多好作品中，不得不挑剔因而未挑選。

吳晟：廖老師講到的部份我都有圈出來，這是偶爾的，但整體是不錯的。

廖玉蕙：不是偶爾，還不少喔。

吳晟：整體來說還算蠻精準的，很多句子還是很好的，譬如說「我們只是眾人口中
等候被挑選中的鮮豔草莓，……」，用草莓代表草莓族，帶有詩的意象與
運用。有些句子是有失誤的，但整體氣氛是可以扣住的。

林黛嫻：這一次精彩作品太多了，所以是可惜了，要是多選，我會選它。因為它
有個時代意義，在五年前我們會看不懂，現在看來就會有個深刻印象，文
學本來就保有社會價值與意義，如果站在這個角度我願意支持它，但是好
作品太多，只好割捨。

陳列：我的看法和廖老師林老師差不多一樣，我當然讚同吳晟老師談的，它的主
題有其時代意義，切入的角度，從幾條線的發展，甚至談到悉達多及赫塞，
但是我一直覺得很重要的也是最大的問題是出在過度化妝的文字，以致於
陳腔濫調，裡面有很多，像第一頁，「立即匯聚灼熱聲浪滾滾奔騰」、「披
散一頭亂髮恣意搖晃」，這是有些浮誇的，另外有些引用是刻版的，不是
真的發自內心。

吳晟：我要向這作品道歉，孤臣無力可回天。 那我們就進行二票的作品。

〈耳朵不見了〉

林黛嫻：這一篇是我相當喜歡的一篇，即使有可能不會得名，但我覺得這篇很棒。
一定是個年輕人，因為它的語言非常年輕，書寫的方式有無限的可能性，
如果繼續寫，一定會有成績。我喜歡這一篇描述的方式，用聽音樂，用
耳朵來阻擋外界的雜音來渡過成長年代，這個意象本身非常讓我感動，
又譬如說形容媽媽打電話來，來電那樣的敘述，「手機螢幕上的小字像機
場上的告示標語，從左邊流到右邊，在母親的來電顯示快要流走的時候，
我終於按下通話鍵」，作者可以將很細微的事情寫得這麼有創意，是很珍
貴的；另外，寫到情人兼好朋友自殺的時候，是這樣講的「朋友將整罐
止痛藥加威士忌推下口腔滑水道，醫生正在急診室替她清洗即將腐爛的
游泳池」，這些句子，賦予文字新的可能性，這是我對作者的鼓勵，當然

還是有缺點，因為意象跳躍太明顯所以有些情節的连接，讓閱讀者很難去理解所要表達的。

廖玉蕙：我選這一篇完成是受到林黛嫻的影響。因為它不在我的前三名，但我可以把它列入第五名，我覺得這篇寫一個同性的情誼然後談到年輕人在這世界上，跟母親的抵抗，她母親非常恨她聽進去的東西，嘴巴掛的東西，這裡面有一些細節末微的部份，整體上的感覺還是比較稚嫩一點，談愛情很稠密，有些地方讓很動人，另外提到情人的部份亦是寫實的，但還是太年輕的作品。如果可以，再慢慢把視野擴大一點，宏觀一點會更棒。

陳列：真的是有一些巧思，用耳朵這樣的意象指涉著好幾層的意思，外界規範、保護自己的秘密，讓它進入一個世界。但情懷與思索稍嫩了點，包括用字，因為我覺得主題再怎樣的偉大，依然是可以玩出風格的。

廖玉蕙：語意不是很明確的，閱讀者就會有不同的看法。

周芬伶：我覺得這作者很有天份，但天份是在小說上，就散文靜態的部份，不是處得很好，也就是說在散文的一個連結性需加強，但如果寫小說會很好。

林黛嫻：鼓勵她去寫小說。

吳晟：我也是這樣的看法，它的構思是奇特的，但是整個情節是真的適合處理成小說題材，應該會有更好的效果。

〈Orz〉

吳晟：我是一個不懂電腦的人，但這一篇有很深的意涵，裡面寫到姊姊發病了不能動，是電腦病，意思是太沉迷，生活中完全依賴電腦，作者用父親對文字的尊敬，來醫治這個文明病，表現兩個時代各自所堅持的偏好，作者只是描寫這現象並沒有加以評斷，描述的情節、推演很緊湊，不懂電腦的人看得也很清楚，對於這時代，是新的處理題材。

陳列：基本上有很多小說的要素在，但是把它看作散文，是一個抒情作品，

這種抒情很不一樣，父親對姊姊的深情，父親從長期的不諒解、責備，到爲了喚醒姊姊而願意放棄自己固守的價值，也努力去理解，到最後好像可以回到往日親密的過程，這是很感人的。另一部份，如吳晟所談的，從傳統到現代，後面也取得了和解，這意義雖沒有明講，但卻是存在的。這篇感人和動人的原因，是因爲敘述的策略與角度，敘述的我是一個旁觀者，從旁敘述觀察，甚至不進入父親的內心，算是第三個眼，雖然是抒情的文章，但是相當的冷靜，另外，寫姊姊與父親的過去現在，在這之間的穿梭、來回，是相當自在且流暢，也就是在時間次序上的調動，對於一個沒辦法把握文章的人，一下子可能會亂掉，所以我是覺得它在材料的裁剪、組織上是蠻有效率的，好像很長，但是蠻合適的。

吳晟：陳列講得更深入，就是在文字敘述上很靈活，敘述能力很有新意，新的表現手法。

廖玉蕙：這一篇寫得蠻動人的，寫父親對文字如何的敬重，對火星文如何的痛惡，但是對於在電腦上幾乎是中風的女兒，他願意重新用他所討厭的文字來喚醒女兒，一筆一劃的寫下火星文，這個主題其實是一個非常熱門的，「Orz」引起很大的討論，第一個寫出現實社會年輕人與自己父母的扞格，然後做父親的無論他有什麼堅持，最後都輸給小孩子，裡面是有深情的部份，沒有什麼商量餘地，爲了女兒一筆一劃的寫下 Orz，然後希望用這樣的東西來喚醒女兒，這是很動人的，但我總覺得有些不大對，就是輕了一點，它是要表達很深情，我只能這樣說，它與別篇來比較時，所能承載的感動是比較弱的，是透過第三者，兒子或妹妹，來看爸爸及姊姊，詮釋不會講話、不大講話的角色，這中間好像隔了什麼。

陳列：它是可以保持一種淡淡的、冷的。

廖玉蕙：因爲還是會比較，相較之下比較覺得說，像〈升記號〉，也是寫叛逆的小孩，但卻是比較深刻些的，更容易讓人生動。

陳列：我倒覺得〈Orz〉比〈升記號〉好，因爲它要容納太多東西了，太多人

物了，它要處理很多東西，有點激情的。

吳晟：我也覺得〈升記號〉問題更多，如果這兩篇來比的話〈Orz〉閱讀起來是比較順暢的，不需要費力，並且吸引你去看，情感的表現沒有那麼直接、傳統，而是用一種不直接；隱藏式的將感動展現出來。

周芬伶：一開始讀起來很驚喜，把一種現象寫出來，但後來再讀，覺得它設計的成份太強了，以致於不能感動我，一個老人家真的爲了一個小孩，真的去做這些事，我覺得這在現實中幾乎不太可能發生的，而是爲了迎合這樣的題目作這樣的設計。

林黛嫻：我的感覺也是這樣，我看〈耳朵不見了〉一開始看就覺得它要帶給我的讓我腦中會有畫面，但是這一篇〈Orz〉從一開始我就知道它的爸爸會去學火星文，會用什麼方式，一定是重視文字的人，意思是說，這篇文章是意念先行，太強烈了，就會減損它帶給讀者的感動性，當然若能多選幾篇，我也是會選，因爲剛剛所提到的優點，但從創意及完整性中，我選擇創意，因爲我鼓勵創意。

廖玉蕙：整個重點只是它的爸爸寫中國傳統文字的筆，寫下了 Orz，我覺得太單薄了，而且寫到姊姊、爸爸是怎樣的人，沒有把他們很緊密的合在一起，他們中間的衝突是怎樣的？寫得東西沒有什麼很大的交集。

陳列：剛剛林黛嫻談的讓我想到了，它真的創意不多喔，到底要寫什麼？這也真的很明顯，這些平凡的東西，表達得還不錯。

吳晟：我想大家講得都很有道理，只是說個人要偏重哪個部份？譬如說我覺得文章都會有設計的安排，情節也是合理的，如果到我這年齡時，真的會反過來跟年輕人學，回過頭來想要進入他的世界和領域。

〈早點〉

周芬伶：這一篇的缺點非常少，就整個文章來說，早點是在寫味覺，寫食物，以及食物所引發的感情和影響，寫得就是蠻正統的，也很溫柔敦厚，很正統的情感寫法，早點的意思有種古老的人情味，包括古老的習俗，不

曉得結婚那一天吃粽子，有沒有這個習俗，整個來說，在安排上是不過不失的文章。

林黛嫻：〈早點〉和〈Orz〉都有一個類似，就是你知道它要用早點來突顯親情，一種生活方式，雖然在主題上很明顯，在表達上也都順着主題，但在描述上會讓我覺得描寫的很好，早點這樣簡單的意思，卻描述得很豐富，各種各樣的都有，做油條的過程、粽子、傳統家庭的情況，都非常豐富，即使是傳統的方式呈現：親情、食物等帶出代與代之間說不出的感情，看起來很傳統，但是我覺得表現得很成熟。

吳晟：這一篇我也有選，其實我主要是很平常的題材，庶民生活作早點，以此作為一個圓心，是沒有什麼高迭起浮，可是在整體的描述，真的是非常得很細膩，很真實。這種動人是將很普遍的生活描寫得很細膩，這種情感的表達，包括父親，一般台灣社會家庭、親情的表露，其實都是很含蓄的，讓我們能感覺、體會到，這是一篇能夠將庶民生活描寫得非常動人的作品。

廖玉蕙：這一篇的結構其實是有些鬆散，當然感情很真摯，看完確實也是感動，但是第一個我從語言上來看，它其實是本省家庭，但有些是外省人的說法，譬如說第三頁，爸爸說「這樣厚道」，其他的地方都是在講台灣話，既然是這樣的說法，就應該要一致，再來就是整個修辭是粗糙，第二頁，丟麵皮，爸爸說「這丟這麼遠，我怎麼拿得到」，以及因為「包包子的然原來不是什麼都可以的『超人』」，這樣的結論，其實是有些矯情的。另外在幾段的開頭有「稻草纍纍；稻草墩墩」我以為這是什麼樣的設計，可是到最後就沒有。

吳晟：這是種田人的三個階段。

廖玉蕙：這是應該要一直下去的，怎麼就沒有了。我覺得是段落和段落之間是不自然的，而且有些突兀，就像蔡琴唱歌，不用擔心她唱不出來。我是肯定作品的質樸，但偶爾露出的文藝腔就會顯得怪怪的，比如說第三頁

裡面，幫弟弟準備藍衣藍褲後寫到「雙頰飛紅」，「多年以後，我心底也蒸熟了一個吃不盡的年糕」，好像沒有說出來這到底是什麼意思，質樸就一路下去就好了，但偶爾露出的，就會有些造作。

吳晟：我是同意廖老師說的語辭的運用，其他非台灣生活的語言文體，我覺得可惜，破壞了整體的氣氛。可是另外有些地方，又用得非常好，「早點，早一點」這些語言的巧妙，「肖牛的就是牛，注定要一世人拖犂」這基本上是運用的很好，只是可惜是沒法整體，可能是現在的年輕人，讀一些都會作家的語言，被套住了，無法跳脫，無法完全用自己生活的語言。

陳列：正反意見我都贊成，包括吳晟提到的庶民生活的細節，黛嫻提到各種早餐，我看得很精彩，這樣的精彩，除了要有這樣的經驗之外，在觀察上是要很敏銳的，這是不簡單，我本來以為這是可以成為一家人精采的生命故事，但是我看到這樣寫的時候，可惜的是，涵蓋的時間很長，包括爸媽結婚的日子都寫出來，這都很奇怪，是可以不用寫的，因為時間很長，所以在敘述、在寫景、在描繪之間，就變得不是很順暢，最精彩的地方是中間，其他是亂掉了，有些雜的。另外在關於開頭稻苗疊字的部份，這些是有設計性的，沒有什麼含義，以排比來看，後面應該也要繼續。

周芬伶：這一篇是不能和〈Orz〉比的，這是傳統生活化的。

〈口音〉

廖玉蕙：這是我的前三名，它主要是談一個人在進行消滅口音的龐大工程，非常專業的一種敘述方式，把醫生的專業和個人的經歷，很技巧的連結起來，它裡面幾個重要的人物，自己本身，突顯了台灣發展史上面語言很重要議題，也就是說當時我們台灣人在講國語的時候，往往會被人激笑，不標準帶著什麼腔的一種口音，這對我來講是沒有什麼困擾，但對很多很會講話的，但是因為國語不標準也沒辦法參加演講比賽，然後出

去的時候常被人模仿，然後它很想擺脫這樣的一個標誌才能夠在很大的場合裡面，在我們那年代，確實苦悶，它也確實要轉換，因為在ㄣ、ㄥ等分不清楚，使得自己要縮回在內在裡面。從小孩作衛生股長就不願意講話，因為一講話別人就模仿他，所以他寧可用手寫在黑板上交待事情很多時候寧可用粉筆來寫，看得很心酸，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但是他用個人的經歷來寫，我非常的感動，因為這種人一定不在少數，它後來又去學英文，改正國語，後來連台語也不好，在學英文時也不行，人家會說：「你講英文的方式很特別」，所有的語言都是一樣糟，他從國語、台語一直改，到後來澎湖音的病人也企圖去改他的台語，終於這個自以為很會講台語的人，喉嚨被割掉以後，語音的表達還是一模一樣，後來才發現這是與生俱來沒法更改的，就放棄了，雖然文章真的很短，但有時代意義在裡面，一種個人的，很深沉、很無奈的，讓我看得很感傷，身為一個台灣人很悲哀，因為那時代國語這樣的推行，使得台灣人哭訴無門，這是很有時代意義的文章，主題明確。

陳列：作者設計的一個很嚴肅的主題，當然主題也不是說政治正確，他在表達上用了兩條敘述線，包括澎湖阿公，從得了喉癌後割喉嚨，怎麼樣努力之後還是這樣，還有包括他自己大舌頭的口音，怎麼要設法，那種心酸真的是蠻動人的，這兩條敘述主線是蠻有條理的，但是它不是我的前三名，第一頁裡面的文字蠻亂的，第二頁竟然完全沒有毛病。「0」這樣的一個小節，是在寫一次察訪式的視診，還是一個總合性的敘述，因為他是在寫這敘述者，是回應性的敘述，但這個小節不知道是一次還是總合性，如果是一次的話，當然可以寫小孩，如果是一個綜合性的則是不夠的。時間順序上，敘述位置上是亂掉的，如果用小說來講，敘述觀點是錯誤的，

林黛嫻：我有選但也不在前三名。這篇是很典型的小題大作，從很細微的枝節來講一個大的問題，其實我很喜歡他敘述口音這樣一個過程和故事，因為自己是那一類的人，但我沒有給他很好的評價是因為，他站在一個很好的位

置，因為是醫生，所以有這些知識的經驗，這反而是我不喜歡這樣的連結，他認為他用一個人切去喉嚨以後來印證口音的故事，這樣的經驗太獨特，很難喚起大家共同的記憶和想像，我們不會知道真的沒有喉嚨之後發出什麼聲音，「那才是專屬於他的口音」他的意思是說一個人沒有聲音或是他講話的聲音跟原來不一樣，可是那不會妨礙原來的口音，因為可能他的動作什麼，這也就偏離了他要敘述口音其實是很細微的腔調變化，所以我覺得因為他的生活經驗，來敘述對於口音的認同或是這樣的一個過程，結果我反而認為不是很成功。我認為類似用被環境消滅的口音，勝過喉嚨被割掉，這樣的體悟會更深刻。

周芬伶：我蠻認同廖老師所說的，這個題材真的蠻有意義性的，那也是我們一個共同的經驗，但是我在想說為什麼不喜歡這一篇的原因，第一個是它文字缺乏魅力，可能是因為他是個醫生，所以用很規矩的方式的切，不會貫連文章，第二個就是說這麼大的題目，由他小時候到成為醫生，用這麼少的篇幅來處理，這歷程若是由一個有經驗的作家來寫，他會寫得很精彩很有趣，若是能用更多的對白來帶過那種尷尬與困惑的情境，我覺得更好，是不是因為職業而喪失了文學的魅力，這是我的一個疑慮，才會在這麼多好文章中沒有選它的原因。

吳晟：剛才各位都提了很多，我簡單的說，第一個非常同意廖老師所說的，這個題材非常特殊背景的產物，大家都有很深刻的思考。這個題材本身有時代意涵，有深刻的文化意義，所以接下來看它處理得怎麼樣，它是很象徵，隱喻性，把它的觀點或者是心情，或者思考，直接的表現出來，敘述一些過程和經驗，並沒有一個態度，只是陳述整個台灣教育背景的產物。

廖玉蕙：有些人就是台語不好，國語也不好。我們的孩子就是這樣。

吳晟：轉折讓人感覺沒有那麼代表性與說服力及深刻化。

廖玉蕙：這是他的體會，總是他的體會能不能讓人明白。

吳晟：有些文章不是很直接言說，但是很多時候是有表達一些態度。

陳列：他所表達的態度非常夠了。

廖玉蕙：在為自己的語言所困擾，試了很多最後發現徒勞無功只好共存。

林黛嫻：剛剛有提到的也是很重要，就是那文字沒有魅力，硬邦邦的。

廖玉蕙：第一頁會比較硬的關係是因為要講專業知識的緣故。貝殼是要襯托後面語言的沙啞，另外寫到小孩要回去曬小管，散發明亮的海洋氣息，他開口後對應出一個應該是非常陽光身影的身影，卻是沙啞的。

陳列：專業知識沒有關係，再專門、再特殊都會有意義的，不理解其實也沒有關係，我比較在意的只是說它在過場上，在描述的時候，從這裡到那裡的轉接，作者的思緒有沒有很順的發展下來，我在第一頁看的時候覺得作者本身弄得有點亂亂的，在第二頁就很好。

〈升記號〉

林黛嫻：這篇應該是要參加小說才對。我覺得很多篇，這篇特別明顯。這是散文書寫不可避免的，譬如說〈中指〉它也有小說化的部份，但在主題和人物的描寫還謹守在散文的範圍內，但是這個〈升記號〉完全是沒有，它裡面除了自己，還有父親、小趙以及女朋友，除非不排除散文小說化，否則很難投它一票，其實寫得蠻好的，在小說化中也有某種程度的成功。

廖玉蕙：這一篇很戲劇性，到最後全部都得到大和解，只有她一個人還陷在困境裡，擔心嫁不出去的姊姊好像也結婚了，她的爸爸也忽然找到出路，她媽媽反正一面作慈濟一面罵小孩子，同時也關心海嘯、世界和平的問題，人物的嘲諷嘲弄是寫得很好，最後的結局太一廂情願了。

陳列：我要不要選這一篇很猶豫，看到後來是個小說，每個人物都有對話，都有人生選擇和態度，也都有故事，而這些真的是最近幾年散文為了要突出特殊的經驗而有虛構的東西出現，我一直覺得這一篇讓我看到它內容豐富精彩，一定是虛構的，這牽涉到我對散文的看法，現在有人認為散文是可以虛構的，但以後讀者在閱讀散文的態度就不一樣了，它本身可能是個好文

章，但是這實在是有些難度。

吳晟：我想虛構可能是不一定的，這是有依據的，和我本身家庭是有關連的。純粹來看表現，我也覺得像是小說，選它是因為中意幾個地方，一是語言的使用，實在是鮮活，就是說讀比較多非常典雅文藝那樣的語法後，這作品使用很生動的語言，這是很特別的，內容是栩栩如生將家庭成員的生活描述出來，父親整天在看 call in 節目，母親是投入在慈濟，這是台灣的一個縮影。而且敘述上沒有矯飾，閱讀起來是生動的，尤其是語言結構，生活的情緒很真實的表露，也不特別去說親情如何。這一篇基本上對於鮮活性與生活性及社會縮影，特殊族群等描寫得非常生動，但後面就如同剛剛大家說得太一廂情願，要弄個光明的尾巴，但不會是很突兀的。散文和小說界定的部份，我認為這一篇其實也沒有那麼小說化。

陳列：剛剛說太虛構的，是有我武斷的部份，這文章的本身我是蠻喜歡的，這些敘述與策略都是很生動的，生命是有個高度的，我覺得都很好，意思是說我很擔心如果這一篇得獎了，若是虛構的，往後閱讀散文的情緒上都會有疑慮它的真實。

廖玉蕙：這篇有許多的錯別字，是要注意的。

周芬伶：它是一篇好文章令人難割捨，縱使是虛構的，也會讓人難以割捨的。

〈猴子〉

吳晟：這一篇很生動，一開始是有列的，跟〈口音〉有列在一起，考量結果它的情感真的是很動人。相較之下是比較單薄一點，處理得太簡單，語辭上，譬如說像我們都會講阿公，但它會說是爺爺，另外同時使用番石榴與芭樂，但這兩個是同樣的水果，可見不是疏忽就是不了解，這是在語辭上的小缺失，題材是很簡單的情景，有些太單薄。

陳列：猴子來然後猴子走，這篇文章寫得很老實也很平實，一個時間的過程，順序都沒有顛倒，像是流水帳卻是寫得很好，但這樣的文章不能把它拿去和

〈Orz〉或是〈升記號〉相比，我認為這一篇的內容相當不簡單，感覺是一段時間，但可能是好幾年，這中間若要選擇一段來寫，就需要很藝術性的剪採的手法，敘述者是站在距離外，看爺爺和大伯，也包括他自己，為這些人寫了一場幾近無聲又波濤洶湧的心理劇，裡面很安靜，但其實是波濤洶湧，雖然是無法很快的理解它的意義是什麼，但卻是回味無窮，我覺得它的優點是在這裡，筆氣相當含蓄，敘述的口吻也相當的疏離甚至是疏冷，很精鍊的一篇文章，還有在場景的烘托都相當好。不過在第二頁，「透過百葉窗篩進的光讓爺爺像是穿了條紋衣，也像是現出『蝦之原型』。我老認為爺爺像隻蝦」，這邊是寫得太重了，感覺後面要寫什麼東西，卻又沒有東西來支撐。

廖玉蕙：我自己是覺得好像感覺到他在寫什麼，藉由猴子來到家中，寫爺爺和這猴子的一個對比，裡面幾個重要的人物，這個大伯是個五分鐘熱度的人，熱情起來就作些什麼事，但卻漫不經心，完全不關心自己的父親，也不知猴子是從哪裡來，朋友來要了就送給人家，對於家人完全沒有責任感，像這樣一個人，把一個移植的猴子，變成非常孤單，裡面寫著是一個孤寂的靈魂，包括爺爺與這猴子作一個很好的比譬，對猴子的觀察是非常的深入，將猴子與爺爺的表情作一個很好的對仗，這看似簡單，可是事實上是非常的濃深，文章非常短，但密度很夠，張力很強，所以能寫出讓人心痛的部份，在寫這個猴子其實就是在寫他的爺爺，比如說猴子摘果子的表情專注極了，又比如說再重新為猴子鍊上時：「我的手抖得不像話」，我覺得就是人有了感情自然有了這樣狀況。像那爺爺有了這樣的兒子也將自己的命運放逐了，作者後來有點到，爺爺是至弱的獨處與棄決，同時也是在寫這個猴子，爺爺與阿伯的相處，猴子與爺爺境遇的相近，如同陳列說的看起來很安靜其實是波濤洶湧。

林黛嫻：文章很短但說了很多的東西，相對於〈中指〉很多東西保留了一點，點到為止沒有再進一步再發揮，譬如說猴子跟他們生活了大半年後來走了，

就這樣，如果可以再有些鋪陳較好，但大致上這是一篇不錯的作品。

周芬伶：一般比賽的作品都有些刻意的，這一篇就像我們寫文章，有話要說，有感情要表達，所以他自然的風韻，就不是用技巧能夠完全去拆解它，本身是蠻飽滿的，這飽滿是說，其實他一開始是不喜歡這猴子的，是從相反的，始終是拒絕的，這種反向的寫法，讓這文章有種內在的張力，雖然只有二頁多，但它過得還蠻長的，我唯一的疑慮是，一個八歲的孩子觀察有這麼細嗎？可以有他寫到那樣深沉的東西嗎？也許有些東西是刻意的，就算是如此也修飾的蠻好的。

廖玉蕙：譬如說他寫到那天大伯帶走猴子，正在學校的「我」，整天眼皮一直跳，然後在課本上不停塗鴉，畫的都是猴子，好像我們又回到八歲的年代，會不會有這種感覺呢？

陳列：一個敘述者它寫這篇文章的位置，他可以是五十歲三十歲，是作個回憶，那個回憶的眼光不會是八歲的眼光也不是八歲的語言，這是可以解釋的。

吳晟：我同意是簡短但張力飽滿，語辭上具有詩的意涵，關於八歲的部份，我設想自己若要回想八歲的事件，是用現在的理解去回到那個場景，設想那時的心理，以及累積多出來的感覺，加注在它身上。

廖玉蕙：這是一整個回溯。

〈中指〉

吳晟：是全數通過的作品，沒有人有疑議。

廖玉蕙：這是一個二十九歲的女子，在她的生涯當中忽然間產生巨變，只是一個小小的手指，可是她就是因為才一根手指斷掉就可以寫成這樣，實在讓人佩服；其次，作者顯然是一個很溫柔的人，凡事都替別人設想，她寫文章的時候非常注意細微末節的書寫，取境幽深，有很多的比喻會讓人覺得怎麼那麼會寫，比如說事情發生請人打電話的部分：「就在那一刻妳發現原先跳躍在玻璃門上的點點陽光不知何時已經全部不見」，第三頁：「妳在密

閉艙裡靜靜回想，就在當天中午上班以前，妳起床洗髮、淋浴……」，然後很集中的收網，無論多小多瑣碎多麼微不足道，都和手有關係，包括梳頭、夾麵包、打電腦等，手受傷前所有發生的事情，後來回想起來都和手有關聯。很多地方讓人感同深受，第六頁，用很抒情交融的情景：「出院時秋天已經很深，楓香的葉與欒樹的蒴果紅至爛熟。」；「收到很多的安慰……還有手套。」以及跟手套一起收到的還有故事，我覺得是很細膩，還有裡面寫到別人將自己最難堪的經驗分享，企圖想要安慰她。他們無非是想要明白她的痛，無非是更痛，這是非常敏銳受傷的女子去寫每一個東西，「貼近願望的選擇時常都是錯誤的」這寫得真好，遊刃有餘，我決定這是我的第一名。

周芬伶：我喜歡那銜接的部份，文字的綿密感，不會讓人很膩，一般來說是會的，但她拿捏的恰到好處。

林黛嫻：其實它也很小說化，可是能在被容許的範圍內，作者借用了小說的技巧來描述，包括敘述的腔調、架構，比較起〈升記號〉這作品的散文小說化書寫還好。那再來也有意念先行，她經由手受傷來領悟一些事情，但是我覺得她描述得非常自然，在細節的書寫上會讓人真是覺得這作者，即使是虛構的，都可以讚美她，如最後一段，在朋友送書的情節中寫到：「這是關於一個不小心在汽水工廠裡失去她櫻花扇貝似的無名指尖的年輕女孩」連這種細節都是設計的不著痕跡。唯一小小的缺點，就是「妳」和「你」的交錯使用，應該要統一。

陳列：採第二人稱的觀點，在敘述語氣上像是很溫柔的在對自己講話，在安慰自己，好像是傷痛之後的一個和解，語氣相當的平靜，情節安排算是平鋪直敘，除了其中安排了一次回憶。在形式上不玩弄花樣，語辭上很誠懇很真摯，讓人看到最後很感動。另外對細節的描述，一個接一個的動作，非常的精彩又生動，有張力，吸引人一直往前看。

吳晟：這是溫柔解人的文章，敘述鋪陳很自然流暢，中意的地方是在那樣的事件

裡，還能夠有那樣的心情，來看看外面的「楓香的葉」，這樣很柔美的句子，更是增加溫柔性，更重要的是她有很多很自然延伸而來的哲思，對生命的體悟，並且不是刻意的。

陳列：第一次看時，看到一半在想，這可能是很糟糕的作品，都不用句點，一直都在逗點，但後來發現這是綿密的用法，或許是刻意在玩形式，但我們都可以為其作解釋。

【第二次投票結果】

〈中指〉25 分（廖玉蕙 5 分、周芬伶 5 分、林黛嫻 5 分、陳列 5 分、吳晟 5 分）；

〈猴子〉17 分（廖玉蕙 4 分、周芬伶 4 分、林黛嫻 4 分、陳列 4 分、吳晟 1 分）；

〈早點〉12 分（廖玉蕙 1 分、周芬伶 3 分、林黛嫻 3 分、陳列 1 分、吳晟 4 分）；

〈升記號〉11 分（廖玉蕙 2 分、周芬伶 2 分、林黛嫻 1 分、陳列 3 分、吳晟 3 分）

〈口音〉10 分（廖玉蕙 3 分、周芬伶 1 分、林黛嫻 2 分、陳列 2 分、吳晟 2 分）

吳晟：大家一致通過投票結果，首獎〈中指〉、推薦獎〈猴子〉、佳作〈早點〉。

接下來想要請主辦單位考量，因為其他兩篇作品實在也很棒，是否可增列獎項？

主任秘書：我們的徵獎辦法中已明列可由評審會議決議更動。

林黛嫻：那我們來定個入選獎。

周芬伶：其實就是難以割捨獎。

吳晟：依委員一致決議，本類增加兩名入選獎，分別由〈升記號〉及〈口音〉獲得。

主任秘書：謝謝各位委員，2006 台灣文學獎散文類決審結果：首獎〈中指〉、推薦獎〈猴子〉、佳作〈早點〉、入選〈升記號〉、入選〈口音〉。請各位委員簽名，謝謝。